

16.02

# 尉氏匪患

尉氏文史资料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尉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PDG

256/17

# 政协尉氏县第六届委员会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 刘善亭

副主任 于中华

委员 于兆福 李 华 史福庆

顾问 侯崇礼

### 本辑编辑人员

编 审 刘善亭

主 编 于中华

编 辑 于中华 李兰州

## 匪患不除，民无宁日〈代序〉

县政协主席 王念道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政治黑暗，外强入侵，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人民群众残喘于战乱、匪祸之中，历经了亘古罕见的灾难。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陈毅同志写给毛泽东主席的综合报告中说：“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愈河南者。”尉氏县位于中州腹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培植、纵容下，土匪活动尤为猖獗，而且逐渐形成了官匪一体，匪霸交叉，会匪合一的反动体系。

单就土匪而言，猖獗之甚莫过于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这二十年。就分布地域来看，尉氏各乡皆有，但以西部为甚。尉氏西部号称“沙土国”，岗环岭复，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腐败的社会与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土匪们提供了滋生、棲栖的有利条件。当时有民谣云：“县西九

岗十八洼，岗岗洼洼有响马（土匪）”。在这个时期，仅县西一带就有“匪杆”数十个，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众。至于那些临时纠合起来的小杆子和单枪匹马的“毛贼、草寇”以及危害邻里的“鹰犬之徒”，更是无法计数。

尉氏县早期形成的土匪当数王殿卿、梁章义、黄伦兴等，他们聚众拉杆，绑架抢劫，杀人越货，作恶多端。最大的一次绑架就获银元数麻袋。难怪当地群众说：“宋家寨赛北京，王殿卿是朝廷，梁章义是总兵，南杀北战黄伦兴。”可见他们罪恶之大。

尉氏县土匪发展中期，黄老三、师老七、靳嘉彬等匪首相继而起。他们麾下有人，手中有枪，都是各据一方的土皇帝，绑架抢劫，杀人放火，视生灵如草芥，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百姓！大的行动不说，且说一两件“小事”，便可知这些土匪们是何等为所欲为：有一次，土匪头子黄老三骑马兜风，见一人在树下歇凉，竟无缘无故地掏出手枪，将其打死；小草寇朱玉修将人打死后果敢公开通知其家人：“该埋人啦，在西岗上”；小毛匪李新堂看中了人家的新媳妇，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裤子，大摇大摆地走入新房……

一九三七年，行武出身的曹十一将县西的土匪头子拢络起来，自称司令，树旗招兵，匪杆达千余众。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曹匪颇为垂青，遂收编为泛东挺进军十一支队。后曹匪队伍兵愈三千，又委曹十一为泛东挺进军第四纵队少将司令。日本投降后，曹任河南省保安第九旅少将旅长，兼尉氏县县长。曹匪兴起后，不但尉氏的匪杆不得不伏首称臣，附耳听命，就连长葛、扶沟、鄢陵、中牟、开封一带的土匪也不敢等闲视之。至此，官、兵、匪三位一体，曹十一成了豫东赫赫有名的匪魁。难怪群众说：“兵变匪、匪变兵、兵匪一家。”

曹匪统治尉氏达十年之久，其罪恶罄竹难书。他虽然与一河之隔的日本军有过一些小的磨擦，自誉为“抗日英雄”，但更多的是残害人民群众。十年中，仅在尉氏一县被曹匪杀害者就达三千之众，其中包括我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周廷云同志。

匪患不除，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对于匪患，不但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同时也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尉氏县县长赵一鹤就曾借助地方驻军的力量进行过一次全县大清剿，杀人三千多。但由于过于粗率，

枉杀不少无辜，而匪患反倒有增无减。此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培植、纵容下，以致出现了曹十一这样的大匪魁，在尉氏为非作歹十多年。

真正有成效的为民除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剿匪活动。一九四七年，中共尉洧县委一成立，即着手开展剿匪工作，决心解民于倒悬。当年五月至年底，我党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武装力量，一举消灭了县东王道成的土匪队伍；四八年内又全歼曹十一的民众自卫总队于县南水台寨内；四九年又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捕捉匪首一百四十多人，消灭了大部分潜匪、散匪和恶霸。

建国初期，如同回光返照一般，尉氏县的漏网残匪曾组织“国防盟军联防司令部豫东剿共指挥部”，网罗匪特三百多人，进行武装暴动，妄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共尉氏县委的领导下，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又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扫清了道路。

匪患，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普遍产物。今天，我们将有关尉氏匪患与清剿土匪的资料汇集成册，公诸于世，目的就是为了让青年一代不忘过去父辈们经历的苦难，更加珍惜今

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经过历史验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进一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遗憾的是，由于征集资料有限，许多重大匪首、重要事件的史料搜集不够完整，且工作仓促，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诚望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在此，对积极为本专辑采稿和大力支持编辑工作的同志和朋友，谨致谢意！

一九九一年十月

# 目 录

匪患不除，民无宁日（代序）……………王念道（1）

## 名 匪 大 霸

曹十一……………**赵鸣初**（1）

附录：一、曹十一口供（节录）……………（49）

二、陈留行政区专员公署布告  
……………（55）

三、曹十一伏法目睹记  
……………**魏同义**（57）

师老七……………**张秀喜**（60）

黄老三……………**史福庆**（68）

王道成……………**许 雨**（73）

靳嘉彬……………**文仁话**（78）

黄守彦……………**李兰州**（84）

樊雅斋……………**陆绍坤**（89）

## 匪 恶 辑 佚

虎狼弟兄……………**赵鸣初**（94）



曹十一在高庙范村的滔天罪行·····	侯崇礼 (96)
专吃“窝边草”的朱玉修·····	豫翎 (100)
师老七脱险还愿·····	赵鸣初 (103)
“杆子头”过烟瘾·····	赵鸣初 (106)
一支香烟一条命·····	赵鸣初 (109)

## 剿匪镇反

赵一鹤清匪·····	刘景润 (111)
活捉匪首曹老四·····	侯崇礼 (115)
尉氏县剿匪与清匪反霸清算斗争·····	陆绍坤 (117)
尉氏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张芬莲 (124)

## 平暴回忆

### “国防盟军联防司令部豫东剿共指挥部”

覆灭记·····	张庚寅 (138)
土匪暴动的侦破情况·····	苏宪章 (160)
对暴动土匪的一次突袭·····	董照恒 (172)
暴动土匪袭击大桥乡公所的回忆·····	聂兰珍 (174)
张德、苏清义两烈士牺牲经过·····	李宪甫 (176)

附录：《河南日报》消息····· (180)

封面照片：曹匪覆没地——尉氏县水  
台村一隅（于中华摄）

## 曹 十 一

赵鸣初

曹十一，原名曹国臣、曹志生，“十一”是他的匪名，因他在其十一个拜把弟兄中排行最小，故称之。曹十一生于一九一一年，祖居尉氏县北邢庄村。其伯父曹太清是清末武举，父曹文清是武秀才。曹十一兄弟五人；长兄曹国兴、次兄曹国明、四弟曹国正、五弟曹国隆，曹十一排行为三。曹氏五兄弟，除国隆上学读书外，余皆入伙为匪。

曹十一中等身材，面色白晰，大眼双眼皮，言谈话语文质彬彬，很象个文人书生。其实此人面善心恶，内心奸诈。

少年时，曹十一曾读过三年书，辍学后在家务农，及长，做过一段卖凉粉的小本生意。整天担着挑子走乡串户，赶集赶会，倒也遭到不少磨难。有一次进城赶会，忽然雷声隆隆，大雨滂沱，泥泞载道。曹十一连人带挑子摔倒在泥水

中，一挑子凉粉全扔了。回家后，又遭到父亲曹文清一顿臭骂。谁知祸不单行。过了几天曹十一又进城赶会，挑子刚放在鱼市口，适逢警察局骑兵追案，又把曹十一撞个仰面朝天，凉粉挑子撞出一丈多远。

经过这两次挫折，曹十一产生了离乡谋生的念头，于一九二九年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曾任过排长。三年后又脱离部队，返回尉氏，在家乡拉拢一些光棍、混子和地痞，吃吃喝喝，呼兄唤弟。恰在这时，邻村鳌头吕遭了抢劫，老百姓牲口被牵走，财物被抢去，大伙正打听消息，准备破案。有个人说，邢庄曹国臣，终天狐群狗党，游手好闲，不做好事，这件抢案，十有八九会有他。于是鳌头吕村当即派了几个拿枪持刀的年轻人，到邢庄把曹十一绳捆索绑，弄到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小屋里。先把他脚不沾地地吊起来，来了一阵乱棍齐发，打的皮开肉烂。因不招认，又用老虎凳整他，一直垫了七块砖，绝了几阵气，还是得不到曹十一的一点口供。不得已，鳌头吕的人把他放了。曹十一经过这次酷刑，养伤月余，始能慢慢行走，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曹十一伤愈之后说：“我拾了这一条命，是一泡臭屎也得发热，逼着我上梁山。我就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

休吧！”他一怒之间，一气跑到扶沟县，投靠了匪首陈老大，当了一名勤务兵。有一次，陈老大因咳嗽，一口痰吐不出来，憋得满面通红，行将晕倒。曹十一便急忙上前用口对口的办法，想把陈老大涌在咽喉的一口痰吸出来。陈老大非常感激，对曹从此也就另眼看待了。

陈老大见曹十一精明强悍，便让他先背个“二枪”（替别人背枪），考验他一段，再看他的胆量如何。有一次出去打生意——进村架票，户家大门紧闭，无法进院。当时，陈老大就说：“谁能撂扇子（开开门，黑语）？”曹十一往后一撤步，双脚飞起，猛力一跺，门扇唿啦开了，到里边架着人就走，非常利索，从而得到了陈老大的器重。

“掰花子”（分票钱，黑语），是匪伙中的一件大事。背二枪的，是本人没枪，背别人的枪，在分赃时，只能分到半份。而曹十一在第一次出动生意时，能够灌头把（先上寨墙，黑语）撂扇子，陈老大力主分给曹十一一个整份账，众匪也都心悦诚服。而曹十一却说：“我是刚落草的，资格最浅，这个整份帐，说啥我也不能要，以免破坏了我们绿林中的规矩。”他这种不在乎金钱的义气，更博得众匪的赞赏。

由于曹十一颇有心计，他跟陈老大干了一段时间，土匪中的一切诀窍，已经清楚明白了，野心也大了，他准备另立炉灶，回到县西。

他唯一可靠的有利条件，就是他的老家陈村，位于大营东南角，陈村的曹才，是曹十一近族的哥哥，曹才的妹妹，嫁给了名匪黄金业（绰号小低个，匪名黄老三），因此，曹十一应呼黄金业为姐夫。黄老三是县西大营一带的老土匪，与师世英（匪名罗锅七）齐名。有一天，曹十一对陈老大说：“大哥，我跟你已混有三、四年了，你对我的操心挂意，我是很感激的！永远不会忘掉大哥的恩情。现在，我想暂时离开你，回到县西大营一带，另开门面，扩大咱们的生意出路，你看如何？”陈老大说：“好！有千里朋友，方有千里威风，根据你跟我这几年看来，你有成色，有作为。你走后，不要失掉联络，还要互通行情（黑语）！”曹说：“那是自然的。”

曹十一脱离陈老大匪杆后，并未立即回县西拉杆，而又跑到郑州专署干了三年副官，然后返回尉氏，来到县西九岗十八凹的中心地点大营一带。

## 二

曹十一在大营落脚后，以亲戚关系，投靠黄

老三，又结识师老七，最后又来了个绿林大结拜，结拜大哥陈新银，二哥陈雨伦，三哥黄金业，四哥陈四公，五哥任小海，六哥陈玉庆，七哥师世英，八哥马腾荣，九哥梁春成，十哥师金声，就数他的年纪小，排行十一名。他们焚香烧纸，八拜为交，非常隆重。在酒席宴前，曹十一说：“咱们都是亡命之徒，靠枪架截劫为业，打富济贫为主，约法三章，人人遵守：一不准采花盗柳，二不准互相吃掉，三不准玩毒耍短。”接住他又加以解释说：“常言讲得好，吃酒不醉最为高，贪色不迷成英豪。我们这一行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几个钱，谁家都有姐和妹，欺侮妇女不会久活，这是无数真事证明了的；互相吞并，骂人话就是狗咬狗，我们都是一行夥的，不论杆子大小，马子（指人数，黑语）多少，都得讲个绿林义气，不能以大压小，以多吃少。末一条是不能行事短毒，即有谁对不起的地方，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摆出来，解除误会，和悦相处。”他这一派话，引起了同夥们的赞同，在结拜盟友之后，大家一致推举曹十一为杆子头，号称司令，并商绣一面大旗，旗的中央绣一“曹”字。窝子（匪夥盘居地，黑语）扎到哪里，大旗就竖到哪里。从此，曹司令的称号，就传遍了南北两大杆子

(南杆系指鲁、卢、郑、宝、宜五县匪夥总称，力量较强；北杆系指尉、洧、长、鄆、扶五县匪夥，力量较弱)。这样，曹十一的声势，越闹越大了。有一次，他纠合几个杆子的匪夥，去马家打寨子，寨里的红枪会，庙道会，硬肚会等百姓武装，奋力抵抗，弄的几出几进，争夺十分激烈。这些护寨的农民武装，人数虽然不少，到底是没有组织，缺乏训练，而兵器又十分落后，快枪很少，多半都是红缨枪、土炮等；而匪夥方面都是生死不怕，同进同退，手中的武器又得劲，大半都是长枪、盒子，准头又好，情况十分紧急。后来县上的警察队调来了，一齐对付匪方，形势才有所缓和。曹十一急中生智，假装败退，然后又来一个回马枪，选拔敢死队，个个都是光着脊梁，将县警察队包围起来，把他们的枪支全部缴获。后来县上得知曹十一是别动队头子、王保之副官的青帮顶门徒，托王保之的面子，才把被掳去的枪支全部要回来了。

在这次抢劫中，曹匪将马家寨农民抗匪组织“庙道会”首领梁书琴打死在寨南，并打死很多群众，烧毁很多房屋。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曹十一自称土匪“司令”这一阶段，是他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最

甚的时期。这期间，在尉氏、新郑、中牟、长葛、洧川六县交界处，曹匪打死无辜农民、烧毁房屋无法计数。最甚者当数楼赵、小位庄、卢家、上王、水牛张、大姜家、小姜家、小瓦庄等二十多个村庄。像全村仅有三十三户，一百九十三间房屋的小瓦庄，烧得只剩三间半房，连鸡窝也烧个干净。更惨的是小位庄，全村三十来户人家，曹匪在一九三八年正月，向这个村夜间贴了一个黑条，要三麻袋银元。结果，三天限时已到，该村无法筹措现洋，因而，就拚死与曹匪拚上了。曹十一看到小位庄的农民对抗，当即下令众匪袭击全村。众匪得令后，象饿虎扑食一般灌进村内，只听砰砰、达达的一阵枪声，持杈把、扫帚、锄头对抗的农民，都倒在血泊之中。曹匪接着又放起冲天大火，霎时，全村火光冲天，狗咬声，鸡叫声、人哭声震天动地，惨不忍闻。全村的老少男女，很多烧死烈火窝里。位新颖的七岁小孩，和跑到村边的位河旺被一块扔到火坑里烧死。位德全的妻子被奸污后，撕成两半扔进火里。不过半夜时间，曹匪把全村的财物都烧为灰烬。全庄共有二百多口人，杀死烧死大半，这样惨绝人寰的抢劫，令人闻之，无不义愤填膺！

曹匪在西面闹罢，又转到尉氏东部黄泛区，



北至开封，东至通许、南至鄢陵、扶沟等县，还是打诈抢劫，烧杀虏掠那一套，把刚刚返乡垦田种地的泛区农民，闹得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实在令人痛心！

### 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为了网罗地方上拥有武力的豪绅，常给他们一个土司令的名义。在黄泛区又为了搜集一些绿林土匪，便给他一个游击队的番号，以充实他的军事力量。一九三八年后，曹十一率领匪部，投入黄泛区，用绑票的赎价、中央伪法币几千万元，买通了一条通向泛东挺进军中将总指挥陈又新的路子，放了他一个上校支队长、号称司令，等于团的编制，番号是黄泛区十一游击支队。他变成了官土匪之后，便大摇大摆的出没在尉氏、洧川、鄢陵一带。这期间，他曾跟着陈又新见过汤恩伯，汤恩伯面嘱陈又新，应为曹支队长补充一些枪支弹药，军服马匹，以充实他的战斗力量。又因曹十一在开封、中牟、尉氏的地理熟悉，给他一个把守新黄河口的任务。曹十一得到了汤、陈二位长官的垂青，更加趾高气扬。于是他便在曹家口、于家口、葡萄王、卢馆、水坡等河口，设立了检查所，除派